

《鬼谷子》陶弘景注

〔《鬼谷子》卷上〕〈捭阖〉第一

〔捭，拨动也；阖，闭藏也。凡与人之言道：或拨动之，令有言，示其同也；或闭藏之，令自言，示其异也。〕

粤若稽古，圣人之在天地间也。

〔若，顺；稽，考也。圣人在天地间，观人设教，必须考古道而为之。〕

为众生之先，

〔首出万物以前人，用先知觉後知，用先觉觉後觉，故为众生先。〕

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，

〔阳开以生物，阴阖以成物，生成既着，须立名以命之也。〕

知存亡之门户，

〔不忘亡者存，有其存者亡，能知吉凶之先见者，其惟知机乎！故曰：知存亡之门户也。〕

筹策万类之终始，达人心之理，见变化之朕焉。

〔万类终始人心之理，变化朕迹，莫不朗然玄悟，而无幽不测，故能筹策达见焉。〕

而守司其门户，

〔司，主守也。门户，即上存亡之门户也。圣人既达物理终始，知存亡之门户，能守而司之，令其背亡而趣存也。〕

故圣人之在天下也。自古至今，其道一也。

〔莫不背亡而趣存，故曰：其道一也。〕

变化无穷，各有所归。

〔其道虽一，行之不同，故曰：变化无穷。然有条而不紊，故曰：各有所归也。〕

或阴或阳，或柔或刚，或开或闭，或弛或张。

〔此二者，法象各异，施教不同。〕

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，审察其所先後，

〔政教虽殊，至於守司门户则一，故审察其所宜先者先行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。〕

度权量能，校其伎巧短长，

〔权谓权谋，能谓材能，伎巧谓百工之役，言圣人之用人，必量度其谋能之优劣，校考其伎巧之长短，然後因材而用。〕

夫贤不肖、智愚、勇怯、仁义有差，乃可捭，乃可阖，乃可进，乃可退，乃可贱，乃可贵，无为以牧之。

〔言贤不肖、智愚、勇怯材性一同，各有差品，贤者可捭而同之，不肖者可阖而异之，智之与勇，可进而贵之，愚之与怯，可退而贱之，贤愚各当其分，股肱尽其力，但恭己无为，牧之而已矣。〕

审定有无，以其实虚；随其嗜欲，以见其志意。

〔言任贤之道，必审定其材术之有无，性行之虚实，然後随其嗜欲而任之，以见其志意之真伪也。〕

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，以求其实，贵得其指，阖而捭之，以求其利。

〔凡言事者，则微排抑其所言，拨动以反难之，以求其实情。实情既得，又自闭藏而拨动之，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。〕

或开而示之，或阖闭之。开而示之者，同其情也。阖而闭之者，异其诚也。

。

〔开而同之，所以尽其情；阖而异之，所以知其诚也。〕

可与不可，审明其计谋，以原其同异。

〔凡有所言，有可有不可，必明审其计谋，以原其同异。〕

离合有守，先从其志。

〔计谋虽离合不同，但能有所执守，则先从其志以尽之，以知成败之归也。〕

即欲捭之贵周，即欲阖之贵密，周密之贵微，而与道相追。

〔言拨动之贵其周遍，闭藏之贵其隐密，而此二者，皆须微妙合於道之理，然後为得也。〕

捭之者，料其情也；阖之者，结其诚也。

〔料而简择，结谓系束。情有真伪，故须简择；诚或无终，故须系束也。〕

皆见其权衡轻重，乃为之度数，圣人因而为之虑，

〔权衡既陈，轻重自分。然後为之度数，以制其轻重。轻重因得所，而为设谋虑，使之道行也。〕

其不中权衡度数，圣人因而自为之虑，

〔谓轻重不合於斤两，长短不充於度数，便为废物，何所施哉！圣人因是自为谋虑，更求其反也。〕

故捭者，或捭而出之，或捭而纳之。

〔谓中权衡者，出而用之，其不中者，纳而藏之也。〕

阖者，或阖而取之，或阖而去之。

〔诚者，阖而取之；不诚者，阖而去之。〕

捭阖者，天地之道，

〔阖户谓之坤，辟户谓之乾，故谓天地之道。〕

捭阖者，以变动阴阳，四时开闭，以化万物纵横。

〔阴阳变动，四时开闭，皆捭阖之道也。纵横，废起也。万物，或开以起之，或阖而废之。〕

反出、反覆、反忤，必由此矣。

〔言捭阖之道，或反之，令出於彼；或反之，覆来於此；或反之於彼，忤之於此。皆从捭阖而生，故曰：必由此也。〕

捭阖者，道之大化，说之变也。必豫审其变化。

〔言事无开阖，则大道不化、言说无变。故开闭者，所以化大道、变言说。事虽大，莫不成之於变化，故必豫之，吉凶系焉。〕

口者，心之门户也。心者，神之主也。

〔心因口宣，故口者，心之门户也。神为心用，故心者，神之主也。〕

志意喜欲，思虑智谋，此皆由门户出入。

〔凡此八者，皆往来於口中，故曰：由门户出入也。〕

故关之捭阖，制之以出入，捭之者开也、言也、阳也；阖之者、闭也、默也、阴也。

〔言八者若无开闭，事或不节，故关之以捭阖者，所以制其出入。开言於外，故曰：阳也；闭情於内，故曰：阴也。〕

阴阳其和，终始其义。

〔开闭有节，故阴阳和；先後合宜，故终始义。〕

故言长生、安乐、富贵，尊荣显名，爱好财利，得意喜欲，为阳，曰始。

〔凡此皆欲人之生，故曰：始曰阳。〕

故言死、忧患、贫贱，苦辱弃损，亡利失意，有害刑戮诛罚，为阴，曰终。

〔凡此皆欲人之死，故曰：阴曰终。〕

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，言善以始其事；诸言法阴之类皆曰终，言恶以终为谋。

〔谓言说者，有於阴言之，有於阳言之，听者宜知其然。〕

捭阖之道，以阴阳试之。

〔谓或拨动之，或闭藏之，以阴阳之言试之，则其情慕可知。〕

故与阳言者依崇高，与阴言者依卑小。

〔谓与情阳者言，高以引之；与情阴者言，卑以引之。〕

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。

〔阴言卑小，故曰：以下求小。阳言崇高，故曰：以高求大。〕

由此言之，无所不出，无所不入，无所不言可。

〔阴阳之理尽，小大之情得，故出入皆可，何所不可乎？〕

可以说人，可以说家，可以说国，可以说天下。

〔无所不可，故所说皆可。〕

为小无内，为大无外。

〔尽阴则无内，尽阳则无外。〕

益损、去就、倍反，皆以阴阳御其事。

〔以道相成曰益，以事相贼曰损；义乖曰去，志同曰就；去而遂绝曰倍，去而复来曰反。凡此不出阴阳之情，故曰：皆以阴阳御其事也。〕

阳动而行，阴止而藏；阳动而出，阴随而入；阳还终始，阴极反阳。

〔此言上下相成，由阴阳相生也。〕

以阳动者，德相生也；以阴静者，形相成也。以阳求阴，苞以德也；以阴结阳，施以力也。

〔此言上之爵禄养下，下以股肱宣力。〕

阴阳相求，由裨阖也。

〔上下所以能相求者，由开闭而生也。〕

此天地阴阳之道，而说人之法也。

〔言既体天地、象阴阳，故其法可以说人也。〕

为万事之先，是谓圆方之门户。

〔天圆地方，上下之义也。理尽开闭，然後生万物，故为万事先，上下之道自此出入，故曰：圆方之门户。〕 〈反应〉第二

〔听，言之道，或有不合，必反以难之。彼困难以更思，必有以应也。〕

古之大化者，乃与无形俱生，

〔大化者，谓古之圣人以大道化物也。无形者，道也。动必由道，故曰：无形俱生也。〕

反以观往，覆以验今；反以知古，覆以知今；反以知彼，覆以知己。

〔言大化圣人，稽众舍己，举事重慎，反覆详验。欲以知来，先以观往；欲以知今，先以考古；欲以知彼，先度於己。故能举无遗策，动必成功。〕

动静虚实之理，不合来今，反古而求之。

〔动静由行止也，虚实由真伪也。其理不合於今，反求於古者也。〕

事有反而得覆者，圣人之意也。

〔事有不合，反而求彼，翻得覆会於此。成此在於考彼，契今由於求古，斯圣人之意也。〕

不可不察，

〔不审则失之於几，故不可不察。〕

人言者，动也；己默者，静也。因其言，听其辞：

〔以静观动，则所见审；因言观辞，则所得明。〕

言有不合者，反而求之，其应必出。

〔谓言者或不合於理，未可即斥，但反而难之，使自求之，则契理之应，怡然自出。〕

言有象，事有比。其有象比，以观其次。

〔应理既出，故能言有象、事有比。前事既有象比，更当观其次，令得自尽。象谓法象，比谓比例。〕

象者，象其事；比者，比其辞也。以无形求有声，

〔理在玄微，故无形也。无言则不彰，故以无形求有声，声即言也。比谓比类也。〕

其钓语合事，得人实也。

〔得鱼在於投饵，得语在於发端；发端则语应，投饵则鱼来。故曰：钓语，语则事合；故曰合事；明试在於敷言，故曰：得人实也。〕

其张置网而取兽也。多张其会而司之，道合其事，彼自出之，此钓人之网也。

〔张网而司之，彼兽自得，道合其事，彼理自出，理既彰，圣贤斯辨，虽欲自隐，其道无由，故曰：钓人之网也。〕

常持其网驱之，其言无比，乃为之变。

〔持钓人之网，驱令就职事也。或乖彼，遂不言无比，如此则为之变常易网，更有以勇之者矣。〕

以象动之，以报其心；见其情，随而牧之。

〔此言其变也。报，犹合也。谓更开法象以动之，既合其心，其情可见。因随其情而牧养也。〕

己反往，彼覆来，言有象比，因而定基。

〔己反往以求彼，彼必覆来而就职，则奇策必申，故言有象比，则口无择言，故可定邦家之基矣。〕

重之袭之，反之覆之，万事不失其辞。

〔谓象比之言，既可以定基。然後重之、袭之、反覆之，皆谓再三详审，不容谬妄。故能万事允惬，无复失其辞者也。〕

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，

〔圣人诱愚，则闭藏之，以知其诚；诱智则拨动之，以尽其情。咸得其实，故事皆不疑也。〕

古善反听者，乃变鬼神以得其情。

〔言善反听者，乃坐忘遗鉴，不思玄览，故能变鬼神以得其情，洞幽微而宴夫

会，鬼神本密，今则不能，故曰：变也。〕

其变当也，而牧之审也。

〔言既变而当理，然後牧之道审也。〕

牧之不审，得情不明；得情不明，定基不审。

〔情明在於审牧，故不审则不明；审基在於情明，故不明则不审。〕

变象比，必有反辞，以还听之。

〔谓言者於象比有变，必有反辞以难之，令其先说，我乃还静以听之。〕

欲闻其声，反默；欲张，反敛；欲高，反下；欲取，反与。

〔此言反听之道，有以诱致之，故欲闻彼声，我反静默；欲彼开张，我反敛欲；欲彼高大，我反卑下；欲彼收取，我反施与。如此则物情可致，无能自隐也。〕

欲开情者，象而比之，以牧其辞。同声相呼，实理同归。

〔欲开彼情，先设象比而动之。彼情既动，将欲生辞；徐徐牧养，令其自言，譬犹鹤鸣于阴，声同必应，故能以实理相归也。〕

或因此，或因彼，或以事上，或以牧下。

〔谓所言之事，或因此发端，或因彼发端；其事有可以事上，可以牧下者也。〕

此听真伪，知同异，得其情诈也。

〔谓真伪、同异、情诈，因此上事而知也。〕

动作言默，与此出入，喜怒由此以见其式。

〔谓动作言默，莫不由情与之出入，至於或喜或怒，亦由此情以见其式也。〕

皆以先定为之法则，

〔谓上六者，皆以先定於情，然後法则可为。〕

以反求覆，观其所托，故用此者。

〔反於彼者，所以求覆於此，因以观彼情之所托，此谓信也。知人在於见情，故言用此也。〕

己欲平静，以听其辞、察其事、论万物、别雄雌。

〔谓听言之道，先自平静，既得其辞，然後察其事，或论序万物，或分别雄雌也。〕

虽非其事，见微知类。

〔谓所言之事，虽非时要，然观此可以知微，故曰：见微知类。〕

若探人而居其内、量其能、射其意也。符应不失，如螭蛇之所指，若羿之引矢。

〔闻其言，则可知其情，故若探人而居其内，则情原必尽，故量能射意，乃无

一失，若合符契，螭蛇所指，祸福不差，羿之引矢，命处辄中，听言察情，不异於此，故以相况也。〕

故知之始己，自知而後知人也。

〔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智从明生，明能生智。故欲知人，必须自知。〕

其相知也，若比目之鱼；见形也，若光之与影也。

〔我能知己，彼须我知，必两得之，然後圣贤道合，故若比目之鱼。圣贤合则理自彰，犹光生而影见。〕

其察言也不失，若磁石之取鍼，舌之取燔骨。

〔以圣察贤，复何所失？故若磁石之取鍼，舌之取燔骨。〕

其与人也微，其见情也疾。

〔圣贤相与，其道甚微，不移寸阴，见情甚疾。〕

如阴与阳，如阳与阴；如圆与方，如方与圆。

〔上下之道，取类股肱，比之一体，其来尚矣。故其相成也，如阴与阳；其相形也，犹圆与方。〕

未见形，圆以道之；既形，方以事之。

〔谓向晦入息，未见之时，当以圆道导之。亦既出潜离隐，见形之後，即以方职任之。〕

进退左右以是司之，

〔此言用人之道，或升进，或黜退，或贬左，或崇右，一惟上圆方之理，故曰：以是道司之。〕

己不先定，牧人不正。

〔方圆进退若不先定，则於牧人之理，不道其正也。〕

事用不巧，是谓忘情失道。

〔用事不巧，则操末续颠，圆凿方枘，情道两失，故曰：忘情失道也。〕

己审先定以牧人，策而无形容，莫见其门，是谓天神。

〔己能审定，以之牧人。至德潜畅，玄风远扇，非形非容，无门无户。见形而不及道，日用而不知，故谓之天神也。〕 〈内捷〉第三

〔捷者，持之令固也。言上下之交，必内情相得，然後结固而不离。〕

君臣上下之事，有远而亲、近而疏；

〔道合则远而亲，情乖则近而疏。〕

就之不用，去之反求；

〔非其意，则就之而不用；顺其事，则去之而反求。〕

日进前而不御，遥闻声而相思。

〔分违则日进前而不御，理契则遥闻声而相思。〕

事皆有内捷，素结本始。

〔言或有远之而相亲，去之反求，闻声而思者，皆由内合相待，素结其始，故曰：皆有内捷，素结本始也。〕

或结以道德，或结以党友，或结以财货，或结以采色。

〔结以道德谓以道德结连於君，若之臣名为臣，实为师也。结以党友，谓以友道结连於君王者之臣，名为臣也，实为友也。结以财货，结以采色，谓若桀纣之臣费仲、恶来之类是也。〕

用其意，欲入则入，欲出则出，欲亲则亲，欲疏则疏，欲就则就，欲去则去，欲求则求，欲思则思。

〔自入出已下八事，皆用臣之意。随其所欲，故能固志於君，物莫能间也。〕

若蚨母之从其子也。出无间，入无眚，独往独来，莫之能止。

〔蚨母、螻蛄也。似蜘蛛，在穴中，有盖，言蚨母养子，以盖覆穴，出入往来，初无间眚，故物不能止之。今内捷之臣，委曲从君，以自结固，无有间隙，亦由是也。〕

内者，进说辞；捷者，捷所谋也。

〔说辞既进，内结於君，故曰：内者，进说辞也。度情为谋，君不持而不舍，故曰：捷者，捷所谋也。〕

故远而亲者，有阴德也；近而疏者，志不合也。阴德，谓阴私相德也。

就而不用者，策不得也；去而反求者，事中来也。

〔谓所言当时未合，事过始骇，故曰：中来事。〕

日进前而不御者，施不合也。遥闻声而相思者，合於谋，待决事也。

〔谓所行合於己谋，待之以决其事，故曰：遥闻声而相思也。〕

故曰：不见其类而为之者，见逆；不得其情而说之者，见非。

〔言不得其情类而说之者，必北辕适楚，陈轸游秦，所以见非逆也。〕

得其情，乃制其术。

〔得其情则鸿遇长风、鱼纵大壑，沛然莫之能御，故能制行其术也。〕

此用可出可入，可捷可开，

〔此用者，谓其情也。则出入自由，捷开任意也。〕

故圣人立事，以此先知，而捷万物。

〔言以得情立事，故能先知可否，万品所以结固而不离者，皆由得情也。〕

由夫道德仁义，礼乐计谋。

〔由夫得情，故能行其仁义道德以下事也。〕

先取诗书，混说损益，议去论就。

〔混，同也。谓先考诗书之言，以同己说；然後损益时事，议论去就也。〕



欲合者用内，欲去者用外。

〔内谓情内，外谓情外。得情自合，失情自去，此盖理之常也。〕

外内者，必明道数，揣策来事，见疑决之。

〔言善知内外者，必明诸道术之数，预揣来事，见疑能决也。〕

策无失计，立功建德。

〔既能明道术，故策无失计。策无失计，乃可以立功建德也。〕

治民入产业，曰捷而内合。

〔理君臣之名，使上下有序；入赋税之业，使远近无差。上下有序，则职分明；远近无差，则徭役简。如此则为国之基，故曰：捷而内合也。〕

上暗不治，下乱不寤，捷而反之。

〔上暗不治其任，下乱不寤其萌，如此天下无邦，域中旷主，兼昧者可行其事；侮己者由是而兴，故曰：捷而反之。〕

内自得而外不留，说而飞之。

〔言自贤之主，自以所行为得，而外不留贤者之说。如此者，则为作声誉而飞扬之，以钓观其心也。〕

若命自来，己迎而御之。

〔君心既善己，必自有命来召，己既迎而御之，以行其志。〕

若欲去之，因危与之。

〔翔而後集，意欲去之，因将危与之辞矣。〕

环转因化，莫之所为，退为大仪，

〔去就之际，反覆量宜，如员环之转。因彼变化，虽傍者莫知其所为，如是而退，可谓全身大仪。仪者，法也。〕 〈抵巇〉第四

〔抵，击实也。巇，衅隙也。墙崩因隙，器壤因衅。而击实之，则墙器不败，若不可救，因而除之，更有所营置，人事亦由是也。〕

物有自然，事有合离。

〔此言合离，若乃自然之理。〕

有近而不可见，远而可知。近而不可见者，不察其辞也；远而可知者，反往以验来也。

〔察辞观行，则近情可见；反往验来，则远事可知。古犹今也，故反考往古，则可验来，故曰：反往以验来。〕

巇者，罅也，〔山间〕也。〔山间〕者，成大隙也。

〔隙大则崩毁将至，故宜有以抵之也。〕

巇始有朕，可抵而塞，可抵而却，可抵而息，可抵而匿，可抵而得，此谓抵巇之理也。

〔朕者，隙之将兆，谓其微也。自中成者，可抵而塞；自外来者，可抵而却；自下生者，可抵而息；其萌微者，可抵而匿；都不可治者，可抵而得。深知此五者，然後善抵巇之理也。〕

事之危也，圣人知之，独保其用，因化说事，通达计谋，以识细微。

〔形而上者谓之圣人，故危兆才形，朗然先觉，既明且哲，故独保其用也。因化说事，随机逞术，通达计谋，以经纬识微，而预防之也。〕

经起秋毫之末，挥之於太山之本。

〔汉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，殷汤由百里而馭万邦。经，始也。挥，动也。〕

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谋，皆由抵巇。抵巇，隙为道术。

〔其施外兆萌芽孽之时，托圣谋而计起，盖由善抵巇之理，故能不失其机，然则巇隙既发，乃可行道术，故曰：抵巇隙为道术也。〕

天下分错，上无明主，公侯无道德，则小人谗贼，贤人不用，圣人窜匿，贪利诈伪者作。君臣相惑，土崩瓦解，而相伐射；父子离散，乖乱反目，是谓萌芽巇罅。

〔此谓乱政萌芽，为国之巇罅，伐射谓相攻伐而激射。〕

圣人见萌芽巇罅，则抵之以法：世可以治，则抵而塞之；不可治，则抵而得之；或抵如此，或抵如彼，或抵反之，或抵覆之。

〔如此谓抵而塞之，如彼谓抵而得之；反之谓助之为理，覆之谓因取其国。〕

五帝之政，抵而塞之；三王之事，抵而得之。

〔五帝之政，世间犹可理，故曰：抵而塞之，是以有禅让之事。三王之事，世间不可理，故曰：抵而得之，是以有征伐之事也。〕

诸侯相抵，不可胜数。当此之时，能抵为右。

〔谓五伯时，右由上也。〕

自天地之合离终始，必有巇隙，不可不察也。

〔合离谓否泰，言天地之道。正观尚有否泰，为之巇隙，又况於人乎！故曰：不可不察也。〕

察之以揲阖，能用此道，圣人也。

〔揲阖亦否泰也。体大道以经人事者，圣人也。〕

圣人者，天地之使也。

〔後天而奉天时，故曰：天地之使也。〕

世无可抵，则深隐而待时；时有可抵，则为之谋。可以上合，可以检下。

〔上合谓抵而塞之，助时为治；检下谓抵而得之，束手归己也。〕

能因能循，为天地守神，

〔言能因循此道，则大宝之位可居，故能为天地守其神祀也。〕

〔《鬼谷子》卷中〕〈飞箝〉第五

〔飞，谓作声誉以飞扬之；箝，谓牵持緘束，令不得脱也。言取人之道，先作声誉，以飞扬之。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，然後因其所好，牵持緘束，令不得转移。〕

凡度权量能，所以徵远来近。

〔凡度其权略，量其材能，为远作声誉者，所以徵远而来近也。谓贤者所在，或远或近，以此徵来，若燕昭尊隗，即其事也。〕

立势而制事，必先察同异，别是非之语；

〔言远近既至，乃立赏罚之势，制能否之事，事势既立，必先察党与之同异，别言语之是非。〕

见内外之辞，知有无之数；

〔外谓浮虚，内谓情实，有无谓道术能否，又必见其情伪之辞，知其能否之数。〕

决安危之计，定亲疏之事；

〔既察同异、别是非、见内外、知有无，然後与之决安危之计、定亲疏之事，则贤不肖可知也。〕

然後乃权量之，其有隐括，乃可徵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

〔权之所以知其轻重，量之所以知其长短，轻重既分，长短既形，乃施隐括，以辅其曲直，如此则徵之亦可，求之亦可，用之亦可。〕

引钩箝之辞，飞而箝之。

〔钩谓诱致其情，言人之材性，各有差品，故钩箝之辞，亦有等级。故引钩箝之辞，内惑而得其情曰钩，外誉而得其情曰飞。得情即箝持之，令不得脱移，故曰：钩箝，故曰：飞钩箝。〕

钩箝之语，其说辞也，乍同乍异。

〔谓说钩箝之辞，或捩而同之，或合而异之，故曰：乍同乍异也。〕

其不可善者，或先徵之，而後重累；

〔不可善，谓钩箝之辞所不能动，如此必先命徵召之。重累者，谓其人既至，然後状其材所有，其人既至，然後都状其材术所有，知其所能，人或因此从化者也。〕

或先重以累，而後毀之；

〔或有虽都状其所有，犹未从化，然後就其材术短者訾毀之，人或过而从之，言不知化者也。〕

或以重累为毀，或以毀为重累；

〔或有状其所有，其短自形，此以重累为毀也。或有历说其短，材术便着，此

以毁为重累也。为其人难动，故或重累之，或訾毁之，所以驱诱令从化。)

其用或称财货、琦玮、珠玉、璧白、采色以事之，

(其用，谓人既从化，将用之，必先知其性行好恶，动以财货采色者，欲知其人贪廉也。)

或量能立势以钩之，

(量其能之优劣，然後立去就之势，以钩其情，以知智谋。)或伺候见[山间]而箝之，

(谓伺彼行事，见其[山间]而箝持之，以知其勇怯也。)

其事用抵巇。

(谓此上事，用抵巇之术而为之。)

将欲用之天下，必度权量能，见天时之盛衰？制地形之广狭、岨嶮之难易？人民货财之多少？诸侯之交，孰亲孰疏？孰爱孰憎？

(将用之於天下，谓用飞箝之术，辅於帝王。度权量能，欲知帝王材能可辅成否。天时盛衰，地形广狭，人民多少，又欲知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合其泰否。诸侯之交，亲疏爱憎，又欲知从否之众寡。)

心意之虑怀，审其意，知其所好恶，乃就说其所重，以飞箝之辞，钩其所好，以箝求之。

(既审其虑怀，知其好恶，然後就其所最重者而说之，又以飞箝之辞，钩其所好，既知其所，好乃箝而求之，所好不违，则何说而不行哉。)

用之於人，则量智能、权材力、料气势，为之枢机，以迎之随之，以箝和之，以意宜之，此飞箝之缀也。

(用之於人，谓用飞箝之术於诸侯也。量智能、料气势者，亦欲知其智谋能否也。枢所以主门之动静，机所以主弩之放发，言既知其诸侯智谋能否，然後立法镇其动静，制其放发，犹枢之於门，机之於弩，或先而迎之，或後而随之，皆箝其情以和之，用其意以宜之。如此则诸侯之权，可得而执，己之恩又得而固，故曰：飞箝之缀也。谓用飞箝之术连於人也。)

用於人则空往而实来，缀而不失，以究其辞，可箝而从，可箝而横，可引而东，可引而西，可引而南，可引而北，可引而反，可引而覆。

(用於人，谓以飞箝之术任使人也。但以声誉扬之，故曰：空往，彼则开心露情，归附於己，故曰：实来，既得其情，必缀而勿失，又令敷奏以言，以究其辞，如此则从横东西，南北反覆，惟在己之箝引，无思不服。)

虽覆能复，不失其度。

(虽有覆败，必能复振，不失其节度，此箝之终也。)〈忤合〉第六

(大道既隐，正道不得，坦然而行，故将合於此，必忤於彼，令其不疑，然後

可行其意，即伊、吕之去就是也。〕

凡趋合倍反，计有适合。

〔言趋合倍反，虽参差不齐，然後施之计谋，理乃适合。〕

化转环属，各有形势，反覆相求，因事为制。

〔言倍反之理，随化而转，如连环之属。然其去就，各有形势，或反或覆，理自相求，莫不因彼事情，为之立制也。〕

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，立身御世，施教扬声明名也。必因事物之，会观天时之宜，因之所多所少，以此先知之，与之转化。

〔所多所少，谓政教所宜多、所宜少也。既知多少所宜，然後为之增减，故曰：以此先知，谓用倍反之理知之也。转化，谓转变以从化也。〕

世无常贵，事无常师。

〔能仁为贵，故无常贵；立善为师，故无常师。〕

圣人常为无不为，所听无不听。

〔善必为之，故无不为；无稽之言不听，故无所听。〕

成於事而合於计谋，与之为主。

〔於事必成，於谋必合，如此者与众立之，推以为主也。〕

合於彼而离於此，计谋不两忠。

〔合於彼，必离於此，是其忠谋不得两施也。〕

必有反忤：反於是，忤於彼；忤於此，反於彼，其术也。

〔既有不两施，宜行反忤之术。反忤者，意欲反合於此，必行忤於彼。忤者，设疑其事，令昧者不知觉其事也。〕

用之天下，必量天下而与之；用之国，必量国而与之；用之家，必量家而与之；用之身，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。大小进退，其用一也。

〔用之者，谓反忤之术。量者，谓其事业有无。与，谓与之亲。凡行忤者，必称其事业所有而亲媚之，则暗主无从而觉，故得行其术也。所行之术，虽有大小进退之异，然而至於称事扬亲则一，故曰：其用一也。〕

必先谋虑计定，而後行之以飞箝之术。

〔将行反忤之术，必须先定计谋，然後行之，又用飞箝之术以弥缝之。〕

古之善背向者，乃协四海、包诸侯、忤合之地，而化转之，然後以之求合。

〔言古之深识背向之理者，乃令同四海，兼并诸侯，驱置忤合之地，然後设法变化而转移之，众心既从，乃求其真主，而与之合也。〕

故伊尹五就汤、五就桀，然後合於汤；吕尚三就文王、三入殷，而不能有所明，然後合於文王。

〔伊尹所以就桀

〔纣〕者，以忤之令不疑。彼既不疑，然後得合於其真主矣。〕

此知天命之籍，故归之不疑也。

〔以天命系於殷汤文王，故二臣归二主不疑也。〕

非至圣人达奥，不能御世；劳心苦思，不能原事；不悉心见情，不能成名；材质不惠，不能用兵；忠实无真，不能知人。故忤合之道，己必自度材能知睿，量长短远近孰不如？

〔夫忤合之道，不能行於胜己，而必用之於不我若，故知谁不如，然後行之也。〕

乃可以进，乃可以退；乃可以纵，乃可以横。

〔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己者，则进退纵横，唯吾所欲耳。〕〈揣篇〉第七

〔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权，而揣诸侯之情。量权不审，不知强弱轻重之称；揣情不审，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。何谓量权？曰：度於大小，谋於众寡，称货财之有无。〕

多少、饶乏、有余不足几何？辨地形之险易，孰利孰害？谋虑，孰长孰短？君臣之亲，疏孰贤孰不肖？与宾客之知睿，孰少孰多？观天时之祸福，孰吉孰凶？诸侯之亲，孰用孰不用？百姓之心，去就变化，孰安孰危？孰好孰憎？反侧孰便？能知如此者，是谓权量。

〔天下之情，必见於权也。善修量权，其情可得而知之。知其情而用之者，何适而不可哉！〕

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时，往而极其欲也。其有欲也，不能隐其情。必以其甚惧之时，往而极其恶也。其有恶也，不能隐其情，情欲必失其变。

〔夫人之性，甚喜则所欲着，甚惧则所恶彰，故因其彰着，而往极之，恶欲既极，则其情不隐，是以情欲因喜惧之变而失也。〕

感动而不知其变者，乃且错其人，勿与语，而更问所亲，知其所安。

〔虽因喜惧之时，以欲恶感动，尚不知其变。无此者，乃且置其人，无与之语，徐徐更问斯人之所亲，则其情欲所安可知也。〕

夫情变於内者，形见於外。故常必以其见者，而知其隐者，此所谓测深揣情。

〔夫情貌不差。内变者，必见外貌，故常以其外见而知其内隐。观色而知情者，必用此道，此所谓测深揣情也。〕

故计国事者，则当审权量；说人主，则当审揣情。谋虑情欲，必出於此。

〔审权量，则国事可计；审揣情，则人主可说。至於谋虑情欲，皆揣而後行，故曰：谋虑情欲，必出於此也。〕

乃可贵，乃可贱；乃可重，乃可轻；乃可利，乃可害；乃可成，乃可败。其数一也。

〔言审於揣术，则贵贱成败，唯己所制，无非揣术所为，故曰：其数一也。〕

故虽有先王之道、圣智之谋，非揣情隐匿，无所索之，此谋之大本也，而说之法也。

〔先王之道、圣智之谋，虽弘旷玄妙，若不兼揣情之术，则彼之隐匿，从何而求之？然则揣情者，乃成谋之本，而说之法制也。〕

常有事於人，人莫先事而至，此最难为。

〔挟揣情之术者，必包独见之明，故有事於人，人莫能先也。又能穷几尽变，故先事而至，自非体玄极妙，则莫能为此矣。故曰：此难为者也。〕

故曰：揣情最难守司，言必时其谋虑。

〔人情，险於山川，难於知天。今欲揣度而守司之，不亦难乎！故曰：揣情最难守司，谋虑出於人情，必当知其时节，此其所以最难也。〕

故观蜎飞蠕动，无不有利害，可以生事美。生事者，几之势也。

〔蜎飞蠕动，微虫耳，亦犹怀利害之心。故顺之则喜悦，逆之则勃怒，况於人乎！况於鬼神乎！是以利害者，理所不能无；顺逆者，事之所必行。然则顺之招利，逆之致害，理之常也。观此可以成生事之美。生事者，必审几微之势，故曰：生事者，几之势也。〕

此揣情饰言，成文章而後论之。

〔言既揣其情，然後修饰言语以遵之，故说辞必使成文章，而后可论也。〕 〈摩篇〉第八

摩之符也。内符者，揣之主也。

〔谓揣知其情，然後以其所欲摩之，故摩为揣之术。内符者，谓情欲动於内，而符验见於外。揣者，见外符，用知内情，故曰：符为揣之主也。〕

用之有道，其道必隐。

〔揣者所以度其情慕，摩者所以动而内符。用揣摩者，必先定其理，故曰：用之有道。然则以情度情，情本潜密，故曰：其道必隐也。〕

微摩之以其所欲，测而探之，因符必应。其应也，必有为之。

〔言既揣知其情所趋向，然後以其所欲，微而摩之，得所欲而情必动，又测而探之。如此则内符必应。内符既应，必欲为其所为也。〕

故微而去之，是谓塞窞匿端。隐貌逃情而人不知，故成其事而无患。

〔君既所为，事必可成，然後从之。臣事贵於无成有终，故微而去之尔。若己不同此计，令功归於君，如此可谓塞窞匿端，隐貌逃情，情逃而窞塞，则人何从而知之？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僭妒，故能成事而无患也。〕

摩之在此，符之在彼，从而应之，事无不可。

〔此摩甚微，彼应自着。观者但睹其着，而不见其微。如此用之，功专在彼，故事无不可也。〕

古之善摩者，如操钩而临深渊，饵而投之，必得鱼焉！故曰：主事日成，而人不知；主兵日胜，而人不畏也。

〔钩者露饵而藏钩，故鱼不见钩而可得；贤者观功而隐摩，故人不知摩而自服。故曰：主事日成，而人不知也。兵胜由於善摩，摩隐则无从而畏，故曰：主兵日胜，而人不畏也。〕

圣人谋之於阴，故曰：神；成之於阳，故曰：明。

〔潜谋阴密，日用不知，若神道之不测，故曰：神也。功成事遂，焕然彰着，故曰：明也。〕

所谓主事日成者，积德也。用民安之，不知其所以利，积善也。而民道之，不知其所以然，而天下比之神明也。

〔圣人者，体道而设教，参天地而施化，韬光晦迹，藏用显仁，故人安得而不知其所利，从道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故比之神明。〕

主兵日胜者，常战於不争不费，而民不知所以不服，不知所以畏，而天下比之神明。

〔善战者，绝祸於心胸，禁邪於未萌，故以不争为战。师旅不起，故国用不费。至德潜畅，玄风遐扇，功成事就，百姓皆得自然，故不知所以服，不知所以畏，比之於神明。〕

其摩者：有以平，有以正；有以喜，有以怒；有以名，有以行；有以廉，有以信；有以利，有以卑。

〔凡此十者，皆摩之所由而发。言人之材性参差，事务变化，故摩者亦消息盈虚，因几而动之。〕

平者，静也；正者，直也。喜者，悦也；怒者，动也。名者，发也；行者，成也。廉者，洁也；信者，明也。利者，求也；卑者，谄也。

〔名贵发扬，故曰：发也。行贵成功，故曰：成也。〕

故圣所独用者，众人皆有之，然无成功者，其用之非也。

〔言上十事，圣人独用以为摩，而能成功立事，然众人莫不有，所以用之，非道不能成。〕

故谋莫难於周密，说莫难於悉听，事莫难於必成，此三者然後能之。

〔谋不周密，则失几而害成；说不悉听，则违顺而生疑；事不必成，则止策而有废。皆有所难能任之，而无难者，其唯圣人乎！〕

故谋必欲周密，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。故曰：或结而无隙也。



〔为通者说谋必虚受，如受石投水，开流而纳泉，如此则何隙而可得，故曰：结而无隙也。〕

夫事成必合於数，故曰：道数与时相偶者也。

〔夫谋成必先考合於术数，故道、术、时三者相偶合，然後事可成而功业可立也。〕

说者听必合於情，故曰：情合者听。

〔进说而能令听者，其唯情合者乎？〕

故物归类，抱薪趋火，燥者先燃；平地注水，湿者先濡。此物类相应於势，譬犹是也。此言内符之应，外摩也如是。

〔言内符之应，外摩得类则应，譬犹水流就湿，火行就燥也。〕

故曰：摩之以其类焉，有不相应者；乃摩之以其欲焉，有不听者，故曰：独行之道。

〔善於摩者，其唯圣人乎！故曰独行之道者也。〕

夫几者不晚成，而不抱久而化成。

〔见几而作，何晚之有；功成不拘，何抱之久。行此二者，可以化天下。〕 〈  
权篇〉第九

说之者，说之也。说之者，资之也。

〔说者，说之於彼人也。说之者，有资於彼人也。资，取也。〕

饰言者，假之也。假之者，益损也。

〔说者，所以文饰言语，但假借以求人於彼，非事要也。亦既假之，须有损益，故曰：假之者，损益之谓也。〕

应对者，利辞也。利辞者，轻论也。

〔谓彼有所问，卒应而对之者，但便利辞也。辞务便利故所。〕

成义者，明之也。明之者，符验也。

〔核其实务，以成义理者，欲明其真伪也。真伪既明，则符验自□□符验也。言或反覆，欲相却也。〕

难言者，却论也。却论者，钓几也。

〔言或不合，反覆相难，所以却论前事也。却论者，必理精而事明，几微可得而尽矣。故曰：却论者，钓几也。求其深微曰钓也。〕

佞言者，谄而于忠。

〔谄者，先意承欲，以求忠名，故曰：谄而于忠。〕

谀言者，博而于智。

〔博者，繁称文辞，以求智名，故曰：博而于智。〕

平言者，决而于勇。

〔决者，纵舍不疑，以求勇名，故曰：决而于勇。〕

戚言者，权而于信。

〔戚者，忧也。谓象忧戚而陈言也。权者，策选进谋，以求信名，故曰：权而于信。〕

静言者，反而于胜。

〔静言者，谓象清静而陈言，反者先分不足以窒非，以求胜名，故曰：反而于胜。〕

先意成欲者，谄也。繁称文辞者，博也。策进谋者，权也。纵舍不宜者，决也。先分不足而窒非者，反也。

〔己实不足，不自知而内讼，而反攻人之过，窒他谓非，如此者反也。〕

故口者，几关也，所以闭情意也。耳目者，心之佐助也，所以窥间见奸邪。故曰：参调而应，利道而动。

〔口者，所以发言语，故曰：口者，机关也。情意宜否，在於机关，故曰：所以关闭情意也。耳目者，所以助心通理，故曰：心之佐助也。心得耳目，即能窥见间隙，见彼奸邪，故曰：窥间见奸邪。耳心目三者，调和而相应感，则动必成功，吉无不利，其所无口口则以顺道而动，故曰：参调而应，利道而动者也。〕

故系言而不乱，翱翔而不迷，变易而不危者，观要得理。

〔苟能睹要得理，便可曲成不失。故虽系言纷葩不乱，翱翔越越不迷，变易改常而不危者也。〕

故无目者，不可示以五色；无耳者，不可告以五音。

〔五色为有目者施，无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。五音为有耳者作，故无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。此二者为下文分也。〕

故不可以往者，无所开之也。不可以来者，无所受之也。物有不通者，故不事也。

〔此不可以往说於彼者，为彼暗滞无所可开也。彼所不来说於此者，为此浅局无所可受也。夫浅局之与暗滞，常闭塞而不通，故圣人不事也。〕

古人有言曰：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。言者，有忌讳。众口烁金，言有曲故也。

〔口食可以肥百体，故可食也；口言或可以招百殃，故不可以言也。言者触忌讳，故曰：有忌讳也。金为坚物，众口能烁之，则以众口有私曲故也。故曰：言有曲故也。〕

人之情，出言则欲听，举事则欲成。

〔可听在於合彼，可成在於顺理，此为下起端也。〕

是故，智者不用其所短，而用愚人之所长；不用其所拙，而用愚人之所工，故不困也。

〔智者之短，不胜愚人之长，故用愚人之长也。智者之拙，不胜愚人之工，故用愚人之工也。常能弃拙短而用工长，故不困也。〕

言其有利者，从其所长也；言其有害者，避其所短也。

〔人能从利之所长，避害之所短，故出言必见听，举事必有成功也。〕

故介虫之悍也，必以坚厚；螫虫之动也，必以毒螫。故禽兽之用其长而谈者，知用其用也。

〔言介虫之坚厚以自藏，螫虫之动也，行毒螫以自卫，此用其所长也。故能自免於害，至於他鸟兽，莫不知用其长，以自保全，谈者感此，亦知其所用而用也。〕

故曰：辞言五，曰病，曰怨，曰忧，曰怒，曰喜。

〔五者有一，必失中和而不平畅。〕

故曰：病者，感衰气而不神也。

〔病者恍惚，故气衰而不神也。〕

怨者，肠绝而无主也。

〔怨者内动，故肠绝而言无主也。〕

忧者，闭塞而不泄也。

〔忧者怏悒，故闭塞而言不泄也。〕

怒者，妄动而不治也。

〔怒者郁勃，故妄动而言不治也。〕

喜者，宣散而无要也。

〔喜者摇荡，故宣散而言无要。〕

此五者类则用之，利则行之。

〔此五者既失於平常，故用之在精，而行之在利。其不精利，则废而止之也。〕

故与智者言依於博，与拙者言依於辨，与辨者言依於要，与贵者言依於势，与富者言依於高，与贫者言依於利，与贱者言依於谦，与勇者言依於敢，与过者言依於锐，此其术也，而人常反之。

〔此量宜发言之术也。不达者反之，则逆理而不免成於害也。〕

是故，与智者言，将此以明之；与不智者言，将此以教之，而甚难为也。

〔与智者语，将以其明斯术；与不智者语，以此术教之。然人迷日因久，教之不易，故难为也。〕

故言多类、事多变，故终日言，不失其类，故事不乱。

〔言者条流舛难，故多类也。事则随时而化，故多变也。若言不失类，事亦不乱。〕

终日不变，而不失其主，故智贵不妄。

〔不乱故不变，故其主有常，能令有常而不变者，智之用也。故其智可贵而不妄。〕

听贵聪，智贵明，辞贵奇。

〔听聪则真伪不乱，知明则可否自分，辞奇则是非有证。三者能行，则功成事立，故须贵之。〕〈谋篇〉第十

为人凡谋有道，必得其所因，以求其情。

〔得其所因，则其情可求；见情而谋，则事无不济。〕

审得其情，乃立三仪。三仪者，曰上，曰中，曰下，参以立焉以生奇，奇不知其所拥，始於故之所从。

〔言审情之术，必立上智、中才、下愚三者，参以验之，然後奇计可得而生。奇计既生，莫不通达，故不知其所拥蔽，然此奇计非自今也。乃始於古之顺道而动者，盖从於顺也。〕

故郑人之取玉也，载司南之车，为其不惑也。夫度材、量能、揣情者，亦事之司南也。故同情而俱相亲者，其俱成者也；同欲而相疏者，其偏害者也。

〔诸同情欲，共谋立事，事若成，後必相亲，若乃一成一害，後必相疏，理之常也。〕

同恶而相亲者，其俱害者也；同恶而相疏者，偏害者也。

〔同恶谓同为彼所恶，後若俱害，情必相亲，若乃□□□理必相疏，亦理之常也。〕

故相益则亲，相损则疏，其数行也。此所以察同异之分类一也。

〔同异之分，用此而察。〕

故墙坏於隙，木毁於其节，旋盖其分也。

〔墙木毁由於隙节，况於人事之变，生於同异，故曰：斯盖其分。〕

故变生於事，事生谋，谋生计，计生议，议生说，说生进，进生退，进生制，因以制於事，故百事一道，而百度一数也。

〔言事有本根，各有从来，譬之卉木，因根而有枝条花叶，故曰：变隙然後生於事业，生事业者，必须计谋；成计谋者，必须议说；议说必有当否，故须进退之。既有黜陟，须事以为法，而百事百度，何莫由斯而至，其道数一也。〕

夫仁人轻货，不可诱以利，可使出费；勇士轻难，不可惧以患，可使据危；智者达於数、明於理，不可欺以诚，可示以道理，可使立功。是三才也。

〔使轻货者出费，则费可全；使轻难者据危，则危可安；使达数者立功，则功

可成。总三材而用之，可以光耀千里，岂徒十二乘而已。）

故愚者易蔽也，不肖者易惧也，贪者易诱也。是因事而裁之。

〔以此三术，取彼三短，可以立事立功也。谋者因事兴虑，宜知之而裁之，故曰：因事而裁之。〕

故为强者，积於弱也；有余者，积於不足也。此其道术行也。

〔柔弱胜於刚强，故积弱可以为强；大直若曲，故积曲可以为直；少则得众，故积不足可以为有余。然则以弱为强，以曲为直，以不足为有余，斯道术之所行，故曰：道术行也。〕

故外亲而内疏者，说内；内亲而外疏者，说外。

〔外阳相亲，而内实疏者，说内，以除其内疏；内实相亲，而外阳疏者，说外，以除其外疏也。〕

故因其疑以变之，因其见以然之。

〔若内外无亲而怀疑者，则因其疑而变化之，彼或因见而有所见，则因其所见而然之。〕

因其说以要之，因其势以成之。

〔既然见彼或有可否之说，则因其说要结之；可否既形，便有去就之势，则因其势以成就之。〕

因其恶以权之，因其患以斥之。

〔去就既成，或有恶患，则因其恶也。以权量之，因其患也，为斥除之。〕

摩而恐之，高而动之。

〔患恶既除，惑恃胜而骄者，便切摩以恐惧之，高危以感动之。〕

微而正之，符而应之。

〔虽恐动之，尚不知变者，则微有所引据以证之，为设符验以应之。〕

拥而塞之，乱而惑之，是谓计谋。

〔虽有为设引据符验，尚不知变者，此则或深不可救也。使拥而塞之，乱而惑之，因抵而得之。如此者，可以计谋之用也。〕

计谋之用，公不如私，私不如结，结而无隙者也。

〔公者扬于王庭，名为聚讼，莫执其咎，其事难成，私者不出门庭，慎密无失，其功可立，故公不如私，虽复潜谋，不如与彼要结，二人同心，物莫之间，欲求其隙，其可得乎。〕

正不如奇，奇流而不止者也。

〔正者循理守常，难以速进；奇者反经合义，事同机发。故正不如奇。奇计一行，则流通而莫知止也。故曰：奇流而不止者也。〕

故说人主者，必与之言奇；说人臣者，必与之言私。

〔与人主言奇，则非常之功可立；与人臣言私，则保身之道可全。〕

其身内、其言外者疏；其身外、其言深者危。

〔身在内而言外泄者，必见疏也；身居外而言深切者，必见危也。〕

无以人之所不欲，而强之於人；无以人之所不知，而教之於人。

〔谓其事虽近，彼所不欲，莫强与之，将生恨怒也。教人当以所知，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，犹以暗除暗，岂为益哉。〕

人之有好也，学而顺之；人有恶也，避而讳之。故阴道而阳取之也。

〔学顺人之所好，避讳人之所恶，但阴自为之，非彼所逆，彼必感悦，明言以报之，故曰：阴道而阳取之也。〕

故去之者纵之，纵之者乘之。

〔将欲去之，必先听纵。令极其过恶，过恶既极，便可以法乘之，故曰：纵之者，乘之也。〕

貌者，不美又不恶，故至情托焉。

〔貌者，谓察人之貌，以知其情也。谓其人中和平淡，见善不美，见恶不非。如此者，可以至情托之，故曰：至情托焉。〕

可知者，可用也；不可知者，谋者所不用也。

〔谓彼情宽密，可令知者，可为用谋，故曰：可知者，可用也。其不宽密，不可令知者，谋者不为用谋也。故曰：不可知者，谋者所不用也。〕故曰：事贵制人，而不贵见制於人。制人者，握权也；见制於人者，制命也。

〔制命者，言命为人所制也。〕

故圣人之道阴，愚人之道阳。

〔圣人之道，内阳而外阴；愚人之道，内阴而外阳。〕

智者事易，而不智者事难。以此观之，亡不可以为存，而危不可以为安，然而无为而贵智矣。

〔智者宽恕故易事，愚者猜忌故难事。然而不智必有危亡之祸，以其难事，故贤者莫得申其计划，则亡者遂亡，危者遂危，欲求安存，不亦难乎！今欲存其亡，安其危，则他莫能为，惟智者可矣。故曰：无为而贵智矣。〕

智用於众人之所不能知，而能用於众人之所不能见。

〔众人所不能知，众人所不能见，智独能用之，所以贵於智矣。〕

既用见可否，择事而为之，所以自为也；见不事，择事而为之，所以为人也。

〔亦既用智，先己而後人。所见可否，择事为之，将此自为；所不可见，择事而为之，将此为人，亦犹伯乐教所亲相驽骀，教所憎相千里也。〕

故先王之道，阴言有之曰：天地之化，在高与深；圣人之制道，在隐与匿

，非独忠信仁义也，中正而已矣。

〔言先王之道，贵於阴密。寻古遗言，证有此理，曰：天地之化，唯在高深；圣人之制道，唯在隐匿。所隐者中正，自然合道，非专在仁义忠信也。故曰：非独忠信仁义。〕

道理达於此义之，则可与言。

〔言谋者晓达道理，能於此义达畅，则可与语至而言极矣。〕

由能得此，则可与谷远近之义。

〔谷，养也。若能得此道之义，则可与居大宝之位，养远近之人，诱於仁寿之域也。〕〈决篇〉第十一

为人凡决物，必托於疑者，善其用福，恶其有患，害至於诱也。

〔有疑然後决，故曰：必托於疑者。凡人之情，用福则善，有患则恶。福患之理未明，疑之所由生，故曰：善其用福，恶其有患。然善於决疑者，必诱得其情，乃能断其可否也。〕

终无惑偏有利焉，去其利则不受也。奇之所托。

〔怀疑曰惑，不正曰偏。决者能无惑，偏行者乃有通济，然後福利生焉。若乃去其福利，则疑者不受其决；若有利於善者，隐托於恶，则不受矣。致疏远，谓疑者本其利善而决者隐其利善之情，反托之於恶，则不受其决，更致疏远矣。〕

故其有使失利，其有使离害者，此事之失。

〔言上之二者，或去利托於恶，疑者既不受其决，则所行罔能通济，故有失利罹害之败，凡此皆决事之失也。〕

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，有以阳德之者，有以阴贼之者，有以信诚之者，有以蔽匿之者，有以平素之者。

〔圣人善变通，穷物理，凡所决事，期於必成。事成理着者，以阳德决之；情隐言伪者，以阴贼决之。道成志直者，以信诚决之；奸小祸微者，以蔽匿决之。循常守故者，以平素决之。〕

阳励於一言，阴励於二言，平素枢机，以用四者，微而施之。

〔励，勉也。阳为君道，故所言必励於一，一无为也。阴为臣道，故所言必励於二，二有为也。君道无为，故以平素为主；臣道有为，故以枢机为用，言一也，二也。平素也，枢机也。四者其所施为，必精微而契妙，然後事行而理不难。〕

於是度以往事，验之来事，参之平素，可则决之。

〔君臣既有定分，然後度往验来，参以平素，计其是非，於理既可，则为之决也。〕

公王大人之事也。危而美名者，可则决之。

〔危由高也。事高而名美者，则为决之。〕

不用费力而易成者，可则决之。

〔所谓惠而不费，故为决之。〕

用力犯勤苦，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，则可决之。

〔所谓知之所无奈何，安之若命，故为之决。〕

去患者，可则决之；从福者，可则决之。

〔去患从福之人，理之大顺，故为决之也。〕

故夫决情定疑，万事之机。以正乱治，决成败，难为者。

〔治乱以之正，成败之决，失之亮厘，差之千里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故曰：难为。〕

故先王乃用蓍龟者，以自决也。

〔夫以先王之圣智无所不通，犹用蓍龟以自决，况自斯已下，而可以专己自信，不博谋於通识者哉！〕〈符言〉第十二

〔发言必验，有若符契。故曰：符言。〕

安徐正静，其被节无不肉。

〔被，及也。肉，肥也。谓饶裕也。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静，则所及人节度，无不饶裕。〕

善与而不静，虚心平意，以待倾损。

〔言人君善与事结，而不安静者，但虚心平意以待之，倾损之期必至矣。〕

有主位。

〔主於位者，安徐正静而已。〕

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智。

〔目明则视无不见，耳聪则听无不闻，心智则思无不通。是三者无拥，则何措而非当也。〕

以天下之目视者，则无不见；以天下之耳听者，则无不闻；以天下之心虑者，则无不知。

〔昔在帝尧，聪明文思，光宅天下，盖用此道也。〕

辐凑并进，则明不可塞。

〔夫圣人不自用其聪明思虑，而任之天下，故明者为之视，聪者为之听，智者为之谋。若云从龙，风从虎，霁然而莫之御，辐凑并进，不亦宜乎！若日月照临，其可塞哉！故曰：明不可塞也。〕

有主明。

〔主於明者，以天下之目视也。〕



德之术，曰：勿坚而拒之。

〔崇德之术，在於恢弘博纳。山不让尘，故能成其高；海不辞流，故能成其深；圣人不拒众，故能成其大。故曰：勿坚而拒之也。〕

许之则防守，拒之则闭塞。

〔言许而容之，众必归而防守；拒而逆之，众必违而闭塞。归而防守，则危可安；违而闭塞，则通更壅。夫崇德者，安可以不弘纳哉！〕

高山仰之可极，深渊度之可测。神明之位术正静，其莫之极欤！

〔高莫过山犹可极，深莫过渊犹可测，若乃神明之位，德术正静，迎之不见其前，随之不见其後，其可测量乎哉。〕

有主德。

〔主於德者，在於含弘而勿距也。〕

用赏贵信，用刑贵正。

〔赏信则立功之士，致命捐生；刑正则受戮之人，没齿无怨也。〕

赏赐贵信，必验耳目之所见闻；其所不见闻者，莫不闇化矣。

〔言施恩行赏，耳目所见闻，则能验察不谬，动必当功，如此则信在言前，虽不见闻者，莫不闇化也。〕

诚，畅於天下神明，而况奸者干君。

〔言每赏从信，则至诚畅於天下。神明保之，如赤子天禄，不倾如泰山，又况不逞之徒，欲奋其奸谋，干於君位者哉！此犹腐肉之齿，利剑锋接，必无事矣。〕

有主赏。

〔主於赏者，贵於信也。〕

一曰天之，二曰地之，三曰人之。

〔天有逆顺之纪，地有孤虚之理，人有通塞之分。有天下者，宜皆知之。〕

四方上下，左右前後，荧[火惑]之处安在！

〔夫四方上下，左右前後，有阴阳向背之宜，有国从事者，不可不知，又荧[火惑]，天之法星，所居灾眚，吉凶尤着。故曰：虽有明天子，必察荧[火惑]之所在，故亦须知也。〕

有主问。

〔主於问者，须辨三才之道。〕

心为九窍之治，君为五官之长。

〔九窍运为，心之所使；五官动作，君之所命。〕

为善者，君与之赏；为非者，君与之罚。

〔赏善罪非，为政之大经也。〕

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，则不劳。

〔与者应彼所求，求者应而无得，应求则取施不妄得应，则行之无怠。循性而动，何劳之有？〕

圣人用之，故能赏之；因之循理，固能久长。

〔因求而与，悦莫大焉！虽无玉帛，劝同赏矣！然因逆理，祸莫速焉！因之循理，固能长久者也。〕

有主因。

〔主於因者，贵於循理。〕

人主不可不周，人主不周，则群臣生乱。

〔周谓遍知物理，於理不周，故群臣乱也。〕

家于其无常也。内外不通，安知所开。

〔家，犹业也。群臣既乱，故所业者无常，而内外闭塞，触途多碍，何如知所开乎！〕

开闭不善，不见原也。

〔开闭，即捭阖也。既不用捭阖之理，不见为善之源也。〕

有主周。

〔主於周者，在於遍知物理。〕

一曰长目，二曰飞耳，三曰树明。

〔用天下之目视，故曰：长视。用天下之耳听，故曰：飞耳。用天下之心虑，故曰：树明者也。〕

千里之外，隐微之中，是谓洞天下。奸莫不闇变更。

〔言用天下之心虑，则无不知。故千里之外，隐微之中，莫不玄览。既察隐微，故为奸之徒，绝邪於心胸，故曰：莫不闇变更也。〕

有主恭。

〔主於恭者，在於聪明文思。〕

循名而为，实安而完。

〔实既副名，所以安全。〕

名实相生，反相为情。

〔循名而为实，因实而生名，名实不亏，则情在其中。〕

故曰：名当则生於实，实立自生於理。

〔名当自生於实，实立自生於理。〕

理生於名实之德，

〔无理不当，则名实之德自生也。〕

德生於和，和生於当。

〔有德必和，能和自当。〕

有主名。

〔主於名者，在於称实。〕

〈转丸〉、〈胠乱〉二篇皆亡。

〔或有〈庄周·胠箠〉而充次第者。按鬼谷之书，崇尚计谋，祖述圣智，而〈庄周·胠箠〉乃以圣人为大盗之资，圣法为桀跖之失，乱天下者，圣人之由也。盖欲纵圣弃智，驱一代於混茫之中，殊非此书之意，盖无取焉。或曰：〈转丸〉、〈胠箠〉者，本经〈中经〉是也。〕

〔《鬼谷子》卷下〕

〔本经阴符〕七篇

〔阴符者，私志於内，物应於外，若合符契，故曰：阴符。由本以经末，故曰：本经。〕〈盛神法五龙〉

〔五龙，五行之龙也。龙则变化无穷，神则阴阳不测，故盛神之道，法五龙也。〕

盛神中有五气，神为之长，心为之舍，德为之人，养神之所归诸道。

〔五气，五藏之气也，谓神魂魄精志也。神居四者之中，故为之长；心能舍容，故为之舍；德能制邪，故为之人。然养事之宜，归之於道。〕

道者，天地之始，一其纪也。物之所造，天之所生，包宏无形，化气先天地而成，莫见其形，莫知其名，谓之神灵。

〔无名，天地之始。故曰：道者，天地之始也。道始所生者一，故曰：一其纪也。言天道混成，阴阳陶铸，万物以之造化，天地以生成，包容弘厚，莫见其形，至於化育之气，乃先天地而成，不可以状貌诘，不可以名字寻。妙万物而为言者也，是以谓之神灵。〕

故道者，神明之源，一其化端。是以德养五气，心能得一，乃有其术。

〔神明禀道而生，故曰：道者，神明之源也。化端不一，有时不化，故曰：一其化端也。循理有成谓之德，五气各能循理，则成功可致，故曰：德养五气也。一者，无为而自然者也。心能无为，其术自生，故曰：心能得一，乃有其术也。〕

术者，心气之道。所由舍者，神乃为之化

〔心气合自然之道，乃能生术，术之有道由舍，则神乃为之使。〕

九窍十二舍者，气之门户，心之总摄也。生受之天，谓之真人；真人者，与天为一。

〔十二者，谓目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受香，口知味，身觉触，意思事，根境互相停舍。故曰：十二舍也。气候由之出入，故曰：气之门户也。唯心之所操秉

，故曰：心之总摄也。凡此皆受之於天，不亏其素，故曰：真人。真人者，体同於天，故曰：与天为一也。）

而知之者，内修链而知之，谓之圣人。圣人者，以类知之。

〔内修链，谓假学而知之者也。然圣人虽圣，犹假学而知，假学即非自然，故曰：以类知之也。〕

故人与生一，出於化物。

〔言人相与生在天地之间，其得一耳！既出之後，随物而化，故有不同也。〕

知类在窍，有所疑惑，通於心术，术必有不通。

〔窍谓孔窍也。言之事类，在於九窍，然窍之所疑，必与术相通，若乃心无其术，术必不通也。〕

其通也，五气得养，务在舍神，此之谓化。

〔心术能通，五气自养。然养五气者，务令来归舍，神既来舍，自然随理而化也。〕

化有五气者，志也，思也，神也，德也。神其一长也。静和者养气，养气得其和。四者不衰，四边威势，无不为存而舍之，是谓神化，归於身谓之真人。

〔言能化者，在於全五气。神其一长者，言能齐一志思而君长之，神既一长，故能静和而养气，气既养，德必和焉。四者，志、思、神、德也。四者能不衰，则四边威势，无有不为常存而舍之，则神道变化，自归於身，神化归身，可谓真人。〕

真人者，同天而合道，执一而养产万类，怀天心，施德养，无为以包志虑思意，而行威势者也。士者通达之，神盛乃能养志。

〔一者，无为也。言真人养产万类，怀抱天心，施德养育，皆以无为为之，故曰：执一而产养万类。至於志意思虑，运行威势，莫非自然，循理而动，故曰：无为以包也。然通达此道，其唯善为士乎！既能盛神，然後乃可养志者也。〕

〕〈养志法灵龟〉

〔志者察是非，龟者知吉凶，故曰：养志法灵龟。〕

养志者，心气之思不达也。

〔言以心气不达，故须养志以求通也。〕

有所欲志，存而思之。志者，欲之使也。欲多志则心散，心散则志衰，志衰则思不达也。

〔此明纵欲者，不能养气志，故所思不达者也。〕

故心气一，则欲不惶；欲不惶，则志意不衰；志意不衰，则思理达矣。

〔比明寡欲者，能养其志，故思理达矣。〕

理达则和通，和通则乱气不烦於胸中。

〔和通则莫不调畅，故乱气自消。〕

故内以养气，外以知人。养志则心通矣，知人则分职明矣。

〔心通则一身泰，职明则天下平。〕

将欲用之於人，必先知其养气志，知人气盛衰，而养其气志，察其所安，以知其所能。

〔将欲用之於人，谓之养志之术用人也。养志则气盛，不养则气衰。盛衰既形，则其所安所能可知矣。然则善於养志者，其唯寡欲乎！〕

志不养，心气不固；心气不固，则思虑不达；思虑不达，则志意不实；志意不实，则应对不猛；应对不猛，则失志而心气虚；志失而心气虚，则丧其神矣。

〔此明丧神，始於志不养也。〕

神丧则彷徨，彷徨则参会不一。

〔彷徨，不精明之貌；参会，谓志、心、神三者之交会也。神不精明，则多违错，故参会不得其一。〕

养志之始，务在安己。己安，则志意实坚；志意实坚，则威势不分，神明常固守，乃能分之。

〔安者，谓少欲而心安也。威势既不散，神明常来固守，如此则威精分势，震动物也。上分谓散亡也；下分谓我有其威，而能动彼，故曰：乃能分也。〕

〕〈实意法騰蛇〉

〔意委曲，蛇能屈伸，故实意法騰蛇也。〕

实意者，气之虑也。

〔意实则气平，气平则虑审，故曰：实意者，气之虑。〕

心欲安静，虑欲深远。心安静则神明荣，虑深远则计谋成。神明荣则志不可乱，计谋成则功不可间。

〔智不可乱，故能成其计谋；功不可间，故能宁其邦国。〕

意虑定则心遂安，则其所行不错，神者得则凝。

〔心安则物无为而顺理，不思而玄览，故虽心之所不错，神自得之，得之则无不成矣。凝者，成也。〕

识气寄，奸邪得而倚之，诈谋得而惑之，言无由心矣。

〔寄谓客寄，言气非真，但客寄耳。故奸邪得而倚之，诈谋得而惑之，如此则言皆胸臆，无复由心矣。〕

故信心术，守真一而不化，待人意虑之交会，听之候之也。

〔言心术诚明而不亏，真一守固而不化，然後待人接物，彼必输诚尽意。智者

虑能，明者献策，上下同心，故能交会也；用天下之耳听，故物候可知矣。）

计谋者，存亡枢机；虑不会，则听不审矣。候之不得，计谋失矣；则意无所信，虚而无实。

〔计得则存，失计则亡，故曰：计谋者，存亡之枢机。虑不合物，则听者不为己，听不审着，听既不审，候岂得哉！乖候而谋，非失而何？计既失矣。意何所恃，惟有虚伪，无复诚实，故计谋之虑，务在实意，实意必从心术始，故曰：必在心术始也。〕

无为而求安静，五脏和通，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，乃能内视反听：定志思之，大虚待，神往来。

〔言欲求安心之道，必寂澹无为，如此则五脏安静，六腑通和，精神魂魄，各守所司，澹然不动，则可以内视无形、反听无声，志虑定，太虚至，神明千万，往来归於己也。〕

以观天地开辟，知万物所造化，见阴阳之终始，原人事之政理，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不窥牖而见天道，不见而命，不行而至。

〔唯神也。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能知於不知，见於不见，岂待出户牖闚之，然後知见哉！固以不见而命，不行而至也。〕

是谓道知，以通神明，应於无方，而神宿矣。

〔道无思也，无为也。然则道知者，岂用知而知哉。以其无知，故能通神明。应於无方，而神来舍。宿，犹舍也。〕〈分威法伏熊〉

〔精虚动物谓之威，发近震远谓之分。熊之搏击，必先伏而後动，故分威法伏熊。〕

分威者，神之覆也。

〔覆犹衣被也。震神明衣被，然後其职可分也。〕

故静固志意，神归其舍，则威覆盛矣。

〔言致神之道，必须静意固志，自归其舍，则神之威覆隆盛矣。舍者，志意之宅也。〕

威覆盛则内实坚，内实坚则莫当，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，而动其势如其天。

〔外威既盛，则内志坚实。表里相副，谁敢当之，物不能当之，物不能当，则我之威分矣。威分动，则物皆肃然，畏其人之若天也。〕

以实取虚，以有取无，若以镒称珠。

〔言威势既盛，人物肃然，是我实有而彼虚无，故能以我实取彼虚，以我有取彼无。取之也，动必相应，犹称珠以成镒，二十四铢为镒者也。〕

故动者必随，唱者必和，挠其一指，观其余次，动变见形，无能间者。

〔言威分势震物犹风，故能动必有随、唱必有和。但挠其指，以名呼之，则群物毕至。然後徐徐以次观其余众，犹性安之，各令得所，於是风以动之，变以化之，犹泥之在钧，群器之形自见，如此则天下乐推而不厌，谁能间之也。〕

审於唱和，以间见间，动变明而威可分。

〔言审识唱和之理，故能有间必知，我既知间，亦既见间即能间，故能明於动变，而威可分者。〕

将欲动变，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。

〔既能养志伏意，视之其间，则变动之术可成矣。〕

知其固实者，自养也；让己者，养人也。故神存兵亡，乃为之形势。

〔谓自知志意固实者，此可以自养也；能行礼让於己者，乃可以养人也。如此则神存於内，兵亡於外，乃可为之形势也。〕〈散势法鸷鸟〉

〔势散而後物服，犹鸟击禽获，故散势法鸷鸟也。〕

散势者，神之使也。

〔势由神发，故势者，神之使。〕

用之必循间而动。

〔无间则势不行，故用之必循间而动。〕

威肃内盛，推间而行之则势散。

〔言威敬内盛，行之又因间而发，则势自然而散矣。〕

夫散势者，心虚志溢。

〔心虚则物无不包，志溢则事无不决，所以能散其势。〕

意失威势，精神不专，其言外而多变。

〔志意衰微而失势，精神挫衄而不专，则言疏外而譎变。〕

故观其志意为度数，乃以揣说图事，尽圆方，齐长短。

〔知其志意隆替，然後可为之度数。度数既立，乃後揣说之图其事也。必尽圆方之理，变短长之用也。〕

无则不散势。散势者，待间而动，动势分矣。

〔散不得间，则势不行。故散势者，待间而动，动而得间，势自分矣。〕

故善思间者，必内精五气，外视虚实，动而不失分散之实。

〔五气内精，然後可以外察虚实之理，不失则间必可知。有间必知，故能不失分散之实也。〕

动则随其志意，知其计谋。

〔计谋者，志意之所成，故随其志意，必知其计谋也。〕

势者，利害之决，权变之威。势败者，不以神肃察也。

〔神不肃察，所以势败。〕〈转圆法猛兽〉

〔言圣智之不穷，若转圆之无止。转圆之无止，犹兽威无尽，故转圆法猛兽。〕

转圆者，无穷之计。无穷者，必有圣人之心，以原不测之智，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。

〔圣心若镜，物感斯应，故不测之智，心术之要可通也。〕

而神道混沌为一，以变论万义类，说义无穷。

〔既以圣心原不测、通心术，故虽神道混沌，妙物杳冥，而能类其万类之变，说无穷之义也。〕

智略计谋，各有形容，或圆或方，或阴或阳，或吉或凶，事类不同。

〔事至然後谋兴，谋兴然後事济，事无常准，故形容不同。圆者运而无穷，方者止而有分；阴则潜谋未兆，阳则功用斯彰；吉则福至，凶则祸来，凡此事皆反□□，故曰：事类不同者也。〕

故圣人怀此之用，转圆而求其合。

〔此谓所谋圆方以下六事，既有不同，或多乖谬，故圣人法转圆之思，以求顺通合也。〕

故兴造化者，为始动作，无不包大道，以观神明之域。

〔圣人体道以为用，其动也神，其随也天，故兴造教化，其功动作，先合大道之理，以稽神明之域。神道不违，然後发施号令。〕

天地无极，人事无穷。各以成其类，见其计谋，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。

。

〔天地则独长且久，故无极；人事则吉凶相生，故无穷。天地以日月不过、陵谷不迁为成；人事以长保元亨、考终厥命为成。故见其计谋之得失，则吉凶成败之所终，皆可知也。〕

转圆者，或转而吉，或转而凶，圣人以道先知存亡，乃知转圆而从方。

〔言吉凶无常准，故取类转圆，然圣人坐忘遗鉴，体同乎道，故先知存亡之所在，乃後转圆而从其方，弃凶而从吉，方谓存亡之所在也。〕

圆者，所以合语；方者，所以错事。转化者，所以观计谋；接物者，所以观进退之意。

〔圆者，通变不穷，故能合彼此之语；方者，分位斯定，故可错有为之事。转化者，改祸为福，故可观计谋之得失；接物者，顺通人情，故可以观进退之意、是非之事也。〕

皆见其会，乃为要结，以接其说也。

〔谓上四者，必见会之变，然後总其纲要而结之，则情伪之说，可接引而尽矣。〕〈损兑法灵著〉



〔老子曰：「塞其兑。」河上公曰：「兑，目也。」庄子曰：「心有眼。」然则兑者，谓以心眼察理也。损者谓减损他虑，专以心察也。兑能知得失，蓍能知休咎，故损兑法灵蓍也。〕

损兑者，几危之决也。

〔几危之理，兆动之微，非心眼莫能察见，故曰：损兑者，几危之决也。〕

事有适然，物有成败。几危之动，不可不察。

〔适然者，有时而然也。物之成败，有时而然；几危之动，自微至着。若非情适远心，知机玄览，则不能知於未兆，察於未形，使风涛潜骇，危机密发，然後河海之量，堙为穷流，一篲之积，叠成山岳，不谋其始，虽悔何之！故曰：不可不察。〕

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，言察辞，合於事。

〔夫圣人者，勤於求贤，密於任使，故端拱无为，以待有德之士。士之至也，必敷奏以言，故曰：言察辞也。又明试以功，故曰：合於事也。〕

兑者，知之也。损者，行之也。

〔用其心眼，故能知之；减损他虑，故能行之。〕

损之说之，物有不可者，圣人不为辞也。

〔言减损之说，及其所说之物，理有不可，圣人不生辞以论。〕

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，故辞不烦而心不虚，志不乱而意不邪。

〔智者听舆人之讼，采[卅乌]莠之言，虽复辨周万物，不自说也。故不以己能言而弃人之言，既有众言，故辞当而不烦，还任众心，故心诚而不伪，心诚言当，志意岂复乱哉！〕

当其难易，而後为之谋，自然之道以为实。

〔失事而後谋生，改常而後计起，故心当其难易之际，然後为之谋。谋失自然之道，则事废而功亏，故必因自然之道，以为用谋之实也。〕

圆者不行，方者不止，是谓大功。益之损之，皆为之辞。

〔夫谋之妙者，必能转祸为福，因败成功，追彼而成我也。彼用圆者，谋令不行；彼用方者，谋令不止。然则圆行方止，理之常也。吾谋既发，彼不得其常，岂非大功哉！至於谋之损益，皆为生辞以论其得失也。〕

用分威散势之权，以见其兑威，其机危乃为之决。

〔夫所以能分威散势者，心眼之由也。心眼既明，机危之威，可知之矣。既知之，然後能决之。〕

故善损兑者，譬若决水於千仞之堤，转圆石於万仞之谿。

〔言善损虑以专心眼者，见事审，得理明，意决而不疑，志雄而不滞。其犹决水转石，谁能当御哉！〕 〈持枢〉

〔枢者，居中以运外，处近而制远，主於转动者也。故天之北辰，谓之天枢；门之运转者，谓之户枢。然则持枢者，动运之柄，以制物也。〕

持枢谓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天之正也。

〔言春夏秋冬，四时运行，不为而自然也。不为而自然，所以为正也。〕

不可干而逆之。逆之者，虽成必败。

〔言理所必有，物之自然者，静而顺之，则四时行焉、万物生焉。若乃干其时令，逆其气候，成者犹败，况未成者？元亮曰含气之类，顺之必悦逆之必怒，况天为万物之尊而逆之。〕

故人君亦有天枢，生养成藏。

〔言人君法天以运动，故曰：亦有天枢。然其生养成藏，天道之行也。人事之正，亦复不别耳。〕

亦复不别，干而逆之。逆之，虽盛必衰，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。

〔言干天之行、逆人之正，所谓倒置之。曰：道非义而何？此持枢之术，恨太简促，畅理不尽，或篇简脱烂，本不能全也。〕〈中经〉

〔谓由中以经外，发於心本，以弥缝於物者也。故曰：中经。〕

中经谓振穷趋急，施之能言厚德之人。救物执穷者，不忘恩也。

〔振，起也。趋，向也。物有穷急，当振起而向护之，乃其施之，必在能言之士，厚德之人，若能救彼拘执，则穷者怀终不忘恩也。〕

能言者，侑善博惠。

〔侑，类也。谓能言之士，解纷救难，虽不失善人之类，而能博行恩惠也。〕

施德者依道。

〔言施德之人，勤能修理，所为不失道也。〕

而救拘执者，养使小人。

〔言小人在拘执，而能教养之，则小人可得而使也。〕

盖士当世异时，或当因免阨坑，或当伐害能言，或当破德为雄，或当抑拘成罪，或当戚戚自善，或当败败自立。

〔阨坑谓将有兵难，转使沟壑，士或有所因，而能免斯祸者，伐害能言，谓小人之道，谗人罔极，故能言之士，多被戮害；破德为雄，谓毁文德、崇兵战；抑拘成罪，谓人不章、横被纆紲。戚善谓天下荡荡无复纲纪，而贤者守死善道，真心不踰，所谓岁寒然後知松柏後雕也。败败自立，谓天未悔祸，危败相仍，君子穷而必通，终能自立，若管仲者也。〕

故道贵制人，不贵制於人也。制人者握权，制於人者失命。

〔贵有术而制人，不贵无术而为人所制者也。〕

是以见形为容，象体为貌，闻声和音，解仇斗隙，缀去却语，摄心守义。

〔此总其目，下别序之。〕

本经记事者纪道数，其变要在持枢、中经。

〔此总言本经、持枢、中经之义。言本經紀事，但纪道数而已；至於权变之要，乃在持枢、中经也。〕

见形为容、象体为貌者，谓爻为之生也。

〔见彼形，象其体，即知其容貌者，谓用爻卦占而知之也。〕

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。

〔谓彼人之无守，故可以影响形容象貌，占而得之。〕

有守之人，目不视非，耳不听邪，言必诗书，行不僻淫，以道为形，以听为容，貌庄色温，不可象貌而得也。如是隐情塞隙而去之。

〔有守之人，动皆正直，举无淫僻，厥後昌盛，晖光日新，虽有辩士之舌，无从而得发，故隐情塞隙，闭藏而去之。〕

闻声和音，谓声气不同，则恩受不接，故商角不二合，徵羽不相配。

〔商金，角木，徵火，羽水，递相克食，性气不同，故不相配合也。〕

能为四声主者，其唯宫乎！

〔宫则土也。土主四季，四者由之以生，故为四声主也。〕

故音不和，则不悲不是，以声散伤丑害者，言必逆於耳也。

〔散伤丑害，不和之音，音气不和，必与彼乖，故言其必逆於耳。〕

虽有美行盛誉，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。此乃气不合，音不调者也。

〔言若音气乖彼，虽行誉美盛，非彼所好，则不可如比目之鱼、合翼之鸟，两相须也。其有能令两相求应，不与同气者乎。〕解仇斗隙，谓解羸微之仇。斗隙者，斗强也。

〔辨说之道，其犹张弓：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。故羸微为仇，从而解之；强者为隙，从而斗之也。〕

强隙既斗，称胜者高其功、盛其势；

〔斗而者盛，从而高其功、盛其势也。〕

弱者衰其负、伤其卑、行其名、耻其宗。

〔斗而弱者，从而衰其负劣，伤其卑小，污下其名，耻辱其宗也。〕

故胜者，斗其功势，苟进而不知退。

〔知进而不知退，必有亢龙之悔。〕

弱者闻哀其负，见其伤，则强大力倍，死而是也。

〔弱者闻我哀伤，则勉强其力，倍意致死，为我为是也。〕

隙无极大，御无强大，则皆可胁而并。

〔言虽为隙，非能强大，其於扞御，亦非强大。如是者，则以兵威胁，令从己

，而并其国也。〕

綴去者，谓綴己之系，言使有余思也。

〔系，属也。谓己令去，而欲綴其所属之言，令後思而同也。〕

故接贞信者，称其行、厉其志，言可为可复，会之期喜。

〔欲令去後有思，故接贞信人之称其行之盛美，厉其志令不怠，谓此美行，必可常为，必可报复，会通其人，必令至於喜悦者也。〕

以他人之庶，引验以结往，明疑疑而去之。

〔言既称行厉志，令其喜悦，然後以他人庶几於此者，引之以为成验，以结已往之心，又明已疑疑至诚。如是而去之，必思而不。〕

却语者，察伺短也。

〔言却语之道，必察伺彼短也。〕

故多必有数短之处，识其短验之。

〔言多不能无短，既察知其短，必记识之，以取验之相也。〕

动以忌讳，示以时禁。

〔既有其短，则以忌讳动之，时禁止之，其人因以怀惧。〕

然後结以安其心，收语盖藏而却之。

〔其人既以怀惧，必有求服之情，然後结以诚信，以安其惧心，其向语盖利而却之，则其人之恩威，固以深矣。〕

无见己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。

〔既藏向语，又戒之曰：勿於多方人前，见其所不能也。〕

摄心者，谓逢好学伎术者，则为之称远。

〔欲将摄取彼心，见其好学伎术，则为作声誉、合远近知之也。〕

方验之，惊以奇怪，人系其心於己。

〔既为作声誉，方且以道验其伎术，又以奇怪从而惊动之，如此则彼人，心系於己也。〕

效之於验，验去乱其前，吾归诚於己。

〔人既系心於己，又效之於时人，验之於往贤。然後更理其前所为谓之曰：吾所以然者，归诚於彼人之已如此，则贤人之心，可得而摄。乱者，理也。〕

遭淫色酒者，为之术音乐，动之以为必死，生日少之忧。

〔言将欲摄愚人之心，见淫酒色者，为之术音乐之可说，又以过於酒色，必之死地，生日减少，以此可忧之事，以感动之也。〕

喜以自所不见之事，终可以观漫澜之命，使有後会。

〔又以音乐之事，彼所不见者，以喜悦之，言终以可观，何必淫於酒色。若能好此，则性命漫澜而无极，终会於永年。愚人非可以道胜说，故推音乐，可以

摄其心。〕

守义者，谓守以人义，探心在内以合也。

〔义，宜也。宜探其内心，随其所宜，遂人所欲以合之也。〕

探心深得其主也。从外制内，事有系由而随也。

〔既探知其心，所以得主深也。得心既深，故能从外制内，内由我制，则可何事不行，故事有所属，莫不由随之也。〕

故小人比人，则左道而用之，至能败家夺国。

〔小心以探心之术，来比於君子，必以左道用权。凡事非公正者，皆曰小人，反道乱常，害贤伐善，所用者左，所违者公，百庆昏亡，万机旷紊，家破国夺，不亦宜乎！〕

非贤智，不能守家以义，不能守国以道。圣人所贵道微妙者，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，救亡使存也。

〔道谓中经之道也。〕